

执着认真的学者、智者和长者

沉痛悼念丁光生先生逝世

10月6日美国中部时间早上10点钟我收到丁恒乐老师的一个视频，是华东医院为丁光生先生整理遗容的画面，我看到后，悲痛立即涌上心头，眼泪顿时夺眶而出。我们敬爱的丁光生老师驾鹤仙逝永远离我们远去。我立即放下手头的工作，把这噩耗转发给药物所的老同事。很快，沈美琳先生、李良泉老师、顾学钦、应百平、谢福明、张亚荫、朱晓东等发来微信，对丁光生先生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2021年7月我写了一篇短文“永远的恩师和楷模”参加“庆祝丁光生先生百岁华诞”活动，依然记忆犹新。今天我再写一个短文，以表晚辈和学生的追思和哀悼。

丁光生先生是中国第一代麻醉医师，第一代药理学家。他从临床麻醉学家和药理学家步入编辑学家，他为上海药物所，为我国的药理学的发展付出了辛勤的汗水，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药物所工作期间，我在合成室，他是药理室主任，虽然他不是我的直接老师，但是他的学识，他的睿智，他的为人连同他那高大魁梧的形象和亮如洪钟的声音早已深深的铭刻在我的心中，他成为对我影响最深的恩师之一。

迭代因子有效数字的故事

1985年2月。药物所隆重举行第一届博士论文答辩会。由谢毓元所长亲自主持，名誉所长高怡生先生亲自参加。除了答辩委员会以外，还邀请了药物所各研究室主任参加，会议室里席无虚座，与会者都怀着兴奋的心情期待药物所第一个自行培养的博士生诞生。当天由嵇汝运先生指导的陈凯先宣读他的博士论文“大分子量子化学从头计算技术和程序化以及在药物分子研究中的应用”。陈凯先精炼而详尽地汇报了他在从头计算技术和程序化的研究。他在嵇先生指导下针对当前计算机的现状，在上海冶金所和清华大学编制的量子化学从头计算程序的基础上，在不影响最终结果前提下，巧妙地把四重积分运算分成三种不同精度方式运算，使大分子从头计算速度提高了数十倍。他创造性地引入局部对称性，磁盘与内存相结合的技术，解决了大分子计算数据存贮的难题。他又创造性的引入诱导因子技术应用于从头算的程序中，攻克了困扰的迭代发散而计算失败的难关。从头计算程序以MQM-81命名而向全国同行推广，受到各高校和科研单位的普遍欢迎和使用。(陈凯先，嵇汝运等，《分子科学学报》1982年第1期103页)。而后陈凯先又添加了适合生物分子的膺势能计算的从头计算程序MQMM82。他还报告了用自己编制的程序对药物分子组胺及衍生物和抗癌药物顺铂的计算，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陈凯先的论文得到答辩委员会专家教授的一致高度肯定和赞扬，一致认为这项工作无论从理论上和应用中作出了开创性的工作，一致表示通过论文答辩授予陈凯先博士学位。正当谢毓元所长宣布通过答辩之际，我十分惊讶地发现丁光生先生站了起来，他说“我对论文有个问题，其中有一项迭代因子的表达有效数字不符常规，如取1，应该是1.0”。我当时在会场上是做记录的人，我想在这种场合，丁先生有问题可在会后问陈凯先，何况这个有效数字的概念与处理通常药理实验数据有专业的不同。幸亏答辩委员会华东师大化学系量子化学教授潘道皑先生站起来笑了笑简练地解释迭代因子在自洽场计算中的关键作用，准确地回答了丁先生不同专业的问题。使答辩会圆满结束。会后陈凯先又专门向丁光生老师作了解释，并真诚地向丁先生严谨治学和极为认真的态度表示衷心感谢。

圆蛋糕的故事

记得大约 1986 年 6 月底，一天时近中午，我接到丁光生先生的电话，请我不要去食堂，马上到他办公室去。老师有请，猜不出什么事情，忐忑不安地敲响了丁先生办公室的门。进了门，只见丁先生满脸笑容，非常客气地招呼我“小吴，来来来，我请你吃圆蛋糕。”我定神一看，办公桌上放了一只菜碗大小的圆蛋糕。“我上午在科学会堂开会，在淮海路上老大昌买的。”我顿时恍然大悟，原来两年前，在传达室取挂号信时巧遇丁先生来取邮件。他见我后又说又笑，非常随和。我就把我闷在心中的话直接向丁先生说了。原来自 1977 年公布第二批汉字简化方案(试用)(又称二简方案)以来，各地上下反应强烈，反对的意见许多。虽然一年后有关部门规定中小学课本，教科书，报纸图书刊物停止使用第二批简化字，但在民间仍广泛使用。我发现丁先生在文字书写中也出现了二简汉字。所以那天我斗胆说了，丁老师你最好不用二简汉字。丁先生立刻说“为什么不呢，很好嘛，笔划少了，老百姓识字容易，应该坚持。”我见状，马上说了一个例子。二简方案中，圆简化为元，蛋简化为旦，这样过生日吃的圆蛋糕都变成了特定的元旦糕了。丁先生听了说“噢，还有这种事，今天我们暂停，以后如你说得对，我请你吃元旦糕。”到 1986 年 6 月国务院正式下达废除第二批汉字简化方案。我以为丁先生当时说说而已，但他始终记得，执着地恪守承诺，请我吃了我终生难忘的圆蛋糕。记得 2016 年冬天，我回上海探亲，便去探望丁先生，他因腿疾在家休养，所以我去高安路拜访，进门就看见了丁先生让丁恒乐老师特地买来的一块块圆蛋糕……

毕业证书的故事

2012 年 2 月，我爱人王三益在与肺癌抗争三年后急剧恶化。2009 年 2 月在体检中发现了她已是非小细胞肺癌晚期，已失去手术的机会，不久就开始服用靶向药物特罗凯加上龙华医院刘嘉湘医生的中药，她尤如平常人，与家人过了三年，直到靶向药耐药性产生以致於意识恍惚，说话困难。便住进了芝加哥大学医学院肿瘤科病房。按通常的肺癌脑转移进行检查，谁料核磁共振正常，脑脊液液没找到癌细胞(芝加哥大学医学院在脊液中每毫升中有一二个癌细胞便可检测出来)。既然这样从肿瘤病房便转到神经内科病房，要诊断出日益严重的意识逐渐消失，说话困难的病因。紧急之下，我拨通了丁先生的电话，他听后也很着急。第二天他专门打国际长途到我手机，他说“问了二位上海肺癌专家，都说肯定是脑转移。”丁先生並告诉我胸科医院廖美琳医生和肺科医院陈恒医生电话，让我详细再咨询。果然电话一拨都通。这两位医生都说是靶向药物耐药后的脑转移，是世界难题，你爱人晚期肺癌已如平常人活了三年已创了奇迹(美国医生诊断后预计生存期 3 到 6 个月)。我当即把丁先生的判断和二位医生的意见告诉了主治医生肿瘤科的霍夫曼教授，经他与神经科主任讨论，还是坚持找出病因，因第二次核磁共振和脑脊液液检查均正常。於是进一步作全血液检查把血样送到梅奥诊所(全美最好医疗水平医院)，经过十几项特殊化验可证明癌细胞是否从血液中转移。但几天后传真来的结果全部阴性。在日复一日的检查之中，我深感芝加哥大学医学院对病因诊断的执着认真。我深感丁光生先生是在这家医院当过 4 年多的医生，丁先生的执着认真肯定与芝加哥大学医学院的历史传统是一脉相承的。医院离家有 90 多公里，在朋友的帮助下，在医院附近找了一间闲置不用的房间，晚上 10 点后就在那里睡觉，早上 6

点前离开可在医院食堂吃早饭，有一天我忽然发现医学院二楼走廊两边挂满了医学院历年毕业的博士照片。我猛想起丁光生老师不是在这里获得药理学博士学位吗，我就很仔细地从 1949 年找到 1954 年，找了两遍也没找到。因这儿离食堂很近第二天我倒过来看，也没有发现丁先生的名字。那时节基本上三五天就要给丁先生打电话说说检查结果，就顺口就说了一句医学院墙上的照片的事，他表示很惊讶。第二天我的电子邮箱有封中国药理学报编辑部的邮件，我打开一看，原来是丁先生芝加哥大学药理学博士证书和他在毕业典礼上的照片。我想丁先生对我如此认真，我也跟着学吧，又一次去走廊从头到尾仔细数看，真的没有，我以为校方遗留了，所以找到走廊尽头管理人员，一位老人说，照片没有挂上医学院毕业的所有博士，仅限于医学博士(MD)没有放上其他博士(PhD)，丁先生已经是医生又获药理学博士，当然找不到他的照片。当晚我打电话告诉丁先生，他听后连说谢谢谢谢，并嘱咐我要多保重。

担保人的故事

经过 1 个多月坚持不懈的多项检查，最后确定爱人病因是肺癌细胞通过毛细血管外周管壁从肺转移至大脑下丘部呈细砂分散状。一旦确诊便不能住院治疗，这天下午神经科主任，肿瘤科霍夫曼教授和病房护士长同我开会讲，病人已是明确脑转移，已无自主意识，靠鼻饲和给氧维持生命，生命已无价值，让我们签字送 Hospice 医院(我按英文音译成好死骗死医院，病人送到那里打高剂量吗啡，无痛苦有幻觉，还停止所有用药和营养液)。我当时十分激动，喊着对他们说，我不签字。我的原则是那怕只有百分之零点一的可能，也要尽全力争取百分之百的成功!到了晚上我迫不及待地拨通了丁先生的电话，我想丁先生从来执着，他一定扶我，支持我的决定。丁先生听我讲述院方的意见后，深深地吸了口气，沉重地说“他们说的对，他们的决定是正确的，奇迹不会再有。”我听后抑制不住内心的悲痛，不竟失声痛哭起来。丁先生又说“你这样想吧，芝加哥大学医生的话你可以不听，我老丁的话你可以听吧!”我一边说是是，一边哭得更加伤心，丁先生不但是恩师，他还是长辈，我父亲与他同年，还小五个月，十年前就病故了。丁先生的劝告真是如父长者的肺腑之言啊。我边哭边说“我怕签了字，送去 Hospice, 恐怕几天就走了，怎么对得起她呀?再有让我的亲戚和朋友知道，他们会恨我放弃治疗，加快了她的死亡。”丁老师听后加重了语气“你让她有尊严地活着，让她体面地没有痛苦地走，她在天堂会感恩你们的。要是亲戚和朋友对你的决定有看法，你就理直气壮地告诉他们，这是丁光生医学专家说的，你把我家和办公室电话告诉他们，打电话来，我替你担保!”这通电话很长，至今我仍记忆犹新，尤如眼前，最后丁先生见我一时无法接受，考虑后就建议可转院至 Nursing home(康复医院)去。过二天便由救护车转运到家附近的康复医院了。

想说的事，该写下来的故事还有许许多多，丁光生先生做学问编杂志，正直热情为人，真是处处体现他的认真和执着，他是一位真正的学者，智者和长者，是我的恩师和永远的楷模，丁光生先生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丁光生先生千古!

晚辈吴吉安 于 2022 年 10 月 7 日